

素描
記華菁華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素描
筆菁華

著者 趙林少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目錄

曠代奇女	一	胡桃傳情(二)	三八
未婚之妻	七	賦詩諷夫	四〇
白骨留痕	一一	儒林醜史	四二
人盡可夫	一四	好色御史	四六
黃陸之愛	一七	魔窟恩女	四八
郎君照相	二三	代表情人	五六
月圓之夕	二五	風流縣長	五七
一箭五鵬	二八	壁洞來由	六一
傭婦之淚	三二	尼爲紅娘	六四
胡桃傳情(一)	三六	舊地重臨	六六

素描菁華・目錄

二

有志竟成·····	六八	禪參歡喜·····	九六
同性情殺·····	七〇	學界敗類(一)·····	九七
含血噴人·····	七二	學界敗類(二)·····	九八
拉友祕密·····	七七	未免有情·····	一〇〇
浦畔哀音·····	七九	迷離綁案·····	一二〇
白璧之玷·····	八九	無妄之災·····	一〇四
兩封趣書·····	八九	愛的書店·····	一〇六
同命鴛鴦·····	九三	實地考察·····	一〇九

筆記小說
叢書之六

素描菁華

趙林少輯

曠代奇女

余美顏者。生而聰慧。長而浪漫。爲廣州四大天王之一。芳名浪藉。莫可言狀。顛倒衆生。曾與三千男子發生關係。廣開普渡之門。誠千古曠代之奇女子。時人稱此種奇女子。有『花瓶』之喻。美顏其代表也。今請述其生平豔迹如后。

美顏生於粵之台山縣。髫齡讀書。過目卽能成誦。父母愛如掌珠。貌更豔麗。柔腰若柳。臨風欲折。鳳目猶水。斜睨攝魂。自幼賦性率直。倜儻不羈。其先世業商。父名大經。備於典肆。迄今猶在人世。美顏天生慧質。於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矣。韶光容易。如水流年。幼時姣媚。未免孩子氣重。及二八年華。知識漸開。益增斌媚。一顰一笑。無不風流。含情脈脈。若小鳥之依人。膚脂細勻。尤富肉美。人非木

石孰能無情。况伊穎悟異常。能不動懷。花容月貌。宜其深感煩悶。此時負笈女學。漸與社會接近。五陵少年。拜倒旂袍下者。大有人在。有開平縣長譚姓之子。一見傾心。萬種鍾情。伊人情影。深印心坎。於是每在人前。狂譽美顏。一往情深。大有非君莫屬之概。心折既切。乃挽人作伐。向余姓求婚。其父亦以女正賦標梅之年。獲此高攀之壻。殊非易得。乃允所請。譚子果得雀屏中選。自嘆豔福不淺。心暢意滿。如獲珍寶。於是擇吉舉行婚禮。賀客盈門。熱鬧異常。美顏雖深惡專制婚姻。尙幸譚子俊彥瀟灑。亦一風流種子。故新婚伉儷。尙屬相得。雙宿雙飛。同人鴛鴦綺夢。閨房春暖。燭影搖紅。水晶簾下。不讓當年畫眉之樂。好花不常。圓月易缺。生離死別。其情何堪。密月之期方滿。譚子因經商海外。奔走衣食。不得不暫離愛妻。忍痛首途。從此勞燕分飛。遠隔重洋。歸期難卜。美顏孤守冷衿。深居閨中。既感無聊。復覺寂寞。然譚姓家人對伊常有難堪之處。美顏秉性

活潑處此環境。不禁自怨自艾。嗟嘆不已。每有韶光不再。紅顏易老之感。層層隱痛。於是自下決心。後乘譚母病亡。喪中紊擾之際。乃祕密逃去。脫離譚家。以遂自由之願。然則薄命紅顏。何往而不受挫折。既逃至廣州。因奇妝異服。形迹浪漫。被警局注意。捉將官裏。飽嘗鐵窗風味。幸被姨丈保釋。得以出獄。然譚姓因失人後。乃往台山控其父大經。父亦以女有辱門楣。大爲震怒。追至廣州。既獲美顏。復控之於官。判入習藝所一年。始獲省釋。實則美顏私逃。實出於萬不得已。初感於婚姻之不得如意。復恨檀奴之薄情遠離。重重刺戟。乃敢身冒不諱。效倡婦之淫奔。此後一腔哀怨。無由發洩。乃醉心浪漫。放浪形骸。此時廣州沾染歐風。方倡行社交公開。男女不避形迹。美顏於是翩翩驚鴻。濃妝豔抹。出入交際之場。稍逾時日。卽嶄然露頭角。衆皆譽爲明星。有富商何達才者。深慕顏色。且憐其所遇。弱女飄泊。頓起惜花之心。從此陌面蕭郎。竟成入幕之賓。只

恨使君有婦。未能舉行婚禮。納爲窻室。美顏尙能達觀觀之。並不計及名義。然則生就多情。揮霍成性。江山易改。秉志難移。雖爲何妾。交際依然。身可亡。頭可斷。深居簡出。則不可。何達才病之。屢加婉勸。終不能改。於是重度離異。美顏如出牢籠。更形浪漫。任性而爲。豔事韻聞。港粵美洲南洋等埠。各大報紙。每日皆連篇載及。如雷灌耳。譽遍國際。皆尊之爲浪漫天王。此時又與南海縣長之子李某發生戀愛。情投意合。無限纏綿。遂租屋同居。雙宿雙飛。儼如夫婦。事被李父所知。嚴辭詰責其子。不許再與美顏往還。李子因父命難違。祇得絕迹不去。美顏三度失戀。意興更豪。實行顛倒衆生。玩弄男子。民國十二三年之間。廣州各界聞人。美顏莫不咸與交際。互相週旋。某年冬。有大腹賈某君。鍾情美顏。要求同居。伊雖心非其人。姑爲佯應之。然須生活費三千金。及佈置精美別墅一所。爲量珠條件。巨腹賈立允其請。先付鈔洋千五百。花目琳瑯。美不勝收。詎意伊

接鈔大怒曰。君爲富不仁。吝嗇異常。今天寒氣冽。貧苦載道。然則君不肯拔一毛。嘉惠哀黎。頃醉心女色。不惜犧牲巨款。君之心尙堪問耶。我不需此款。不如轉給貧民。爲君造福。言時卽推窗將鈔洋向下一拋。如蛺蝶飛舞而下。路上貧民。爭相奪取。此種快舉。美顏誠不愧爲奇女子也。美顏於是北走平津。結識不少顯宦。復銷魂滬上。每夜必現身舞場。極盡浪漫之能事。只因伊誤用情字。飄泊人海。十載放浪。窮奢極欲。結識三千餘人。閱人旣多。未獲一個知心。於是一旦覺悟。懺悔莫及。故前年重臨滬上之時。竟謂人曰。儂命途多舛。放浪形骸。實非得已。十載漫遊。負孽深重。故擬現身銀幕。留一紀念。俾後之來者。鑒予前車。勿蹈覆轍。心願了後。卽投身大海。以洗一身污穢等語。不知竟成讖言。果於四月十九之晚。由港乘船至滬。中途躍入波內。永與伍大夫爲侶。滔滔海流。不知尸飄何所。一代奇女。如此結束。因果相循。宜其死有餘辜矣。留此一段浪漫情

史作後世人之憑吊資料耳。噫，美顏臨終之時，尙修絕命書一通，茲錄於後。

女界同胞均鑒。顏不幸生於此青黃交接時代。自小憑媒妁之言。聽父母之命。嫁夫遠適外國。數年未謀一面。少識之無。誤解自由。竟墮落而任性。恣爲。在此污濁萬惡之社會。浮存十載。有奇。雖閱人甚多。終未能結陳朱之好。前雖鍾情勃海九少。山盟海誓。務達比翼。奈爲家長所阻。終失所望。既無生人樂趣。留此殘生。亦無所用。決然立意畢命。離此污濁世界。還我清淨本來。我佛慈悲。當肯援吾魂以歸正道也。回憶前事。種種乖謬。罪不容誅。上違父母之命。背夫私逃。開女界不敢爲之風。而行女界奇恥大辱之舉。一思前非。萬死不能蔽其辜。但今已如大夢初醒。非死無以贖其前愆。亦無以喚醒女男各同胞也。顏已飽受社會之痛苦。孽雖自取。但亦由社會所造成。願諸姑姊妹勿以顏之醜行而作。相爲提倡。當以顏爲女界

之罪魁。今雖身投濁流。亦不能贖罪於萬一也。望女男同胞等有如顏之
行爲者。急宜猛醒回頭。早登彼岸。勿蹈顏轍。而取不良之結果。貽萬世之
羞。爲幸。語云。一失足成千古恨。顏事已矣。與世長辭。望我女界同胞。急起
直追。喚醒羣衆。勿再蹈顏之不良結果爲幸。臨死留言。希垂鑒之。

余美顏絕命書

■ 未婚之妻

衡陽李生。年祇三八。飽經憂患。歷劫餘生。壯志俱銷。蓋年來湘省匪禍連綿。民
不聊生。災饑荐至。令人浩嘆。李生家本富有。既具負廊良田多頃。復有商肆數
處。父爲清季名孝廉。歷經宦海。所至有聲。迄鼎革以還。閉戶休養。課子自娛。以
樂餘年。間亦籌辦地方慈善事業。造福桑梓。詎意風波陡起。竟罹殺身之禍。際
此叔季之世。尙復有何公理之可言。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競之。

矧今邪說橫行。逆道昌行。湘贛邊地。蜿蜒多山。乃彼共匪。盤據於此。乘隙而動。煽惑愚民。附和以壯聲勢。殺人盈野。湘水成朱。誰不爲之痛心。每至一處。焚屠齊至。草菅人命。喪心病狂。一至於此。生居之邑。素有富饒之名。久爲匪所垂涎。果被攻陷。損失不貲。生父被指土劣。無辜被戮。廬舍被焚。傷心慘目。有如是歟。生母覩此慘狀。肝膽俱裂。因傷心過度。旋亦暴病而卒。舉家同盡。僅生子身。轉瞬之間。貧無立錫之地。傷悼父母之慘卒。能不心傷欲絕。後雖共匪敗走。官軍克復。重見天日。而生已舉家已犧牲矣。惘然一人。尙有何種生趣。境盡淒涼。人卒潦倒。悲嘆徒然。如何生活。感嘆身世。不盡低徊。家人王二。侍役李家。業已五十春秋。不啻家人。覩此慘變。亦爲之不勝悲哀。第恐小主人過於傷心。出於自殺。乃終日追隨左右。竭力勸慰。並囑其至滬投奔陸姓岳家。蓋陸父生前與生父既有同寅之雅。復有兒女之親。自幼指腹爲婚。陸女度亦成人。雖未成婚。好

在素有通家之誼。故生聽從老奴之言。摒擋行裝。來滬投奔岳家。不知十里洋場。最足轉移女兒心靈。陸女雅喜時下之習。性好交際。尤愛浪漫。且誤解風情。趨於儇薄。酒樓舞館。咸爲駐足之所。生張熟魏。胥爲入幕之賓。醜聲四播。顛倒衆生。驕奢淫佚。靡所不至。只因李生遠處湘南。未之聞焉。茲因生活無門。祇得厚顏投奔。詎意甫入陸家。因衣衫襤褸。頓被見嫉。嗚呼。錦上添花。誰不爭先。雪中送炭。又有何人。矧被女子。只知勢利。女母見壻。貧無立錐。家罹慘變。非但不加憐憫。頓懷勢利之心。視同陌路。否認婚事。一言不合。竟下逐客之令。並卽嗚警報官。自仗錢勢。與生當庭離婚。彼母女心腸。誠不堪問矣。生受此打擊。心灰意亂。腸斷寸寸。呼籲無門。謀生乏術。窮途落拓。欲哭無淚。天胡酷哉。直將置生於死地。躑躅滬濱。囊空金盡。欲言歸里。苦乏川資。陌地飄零。舉目無親。告貸何處。誰加矜愍。生計頓絕。乃存厭世之想。於黃昏之際。徘徊浦邊。擬欲縱身入波。

與波臣爲侶。幸有某工人洪某。工畢歸家。路經該地。立將李生救起。詢其始末。生初堅不吐實。洪某乃邀之歸家。作食款待。蓋洪雖一介粗人。未嘗學問。而秉性謹厚。居心慈悲。見生窮途自盡。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生感其長厚。乃告其經過。洪聞之。嘆息久之。堅留生居。徐圖發展。恩同再造。千世罕逢。然洪勞力所入。數微薪薄。生居於此。問心不安。茫茫人海。何以了生。某日生覩報載。有同學某君。榮任北省司令。蓋生亦曾讀於陸軍大學也。於是與洪言明。擬去投効。洪卽爲之籌款。備作盤纏。乃互相言別。然洪之盛德。令生沒齒不忘矣。生往投効後。與該司令頗能投契。於是干青雲而直上。不一年間。卽充任參謀長。司令以酬其籌帷運幄之勞也。翌年生得洪函。結褵有日。生卽起程南下。耑來與恩主道賀。洪工作謹慎耐勞。頗得廠主器重。故亦擢升工頭矣。結婚之日。賀客盈門。咸爲勞工同志。對此參謀閹客。皆代洪欣羨不置。卽請生爲證婚。生固辭不獲。乃

允其請。軍樂聲作。舉行婚禮。詎意新娘於珠露紗中。瞥見李生。戎裝奕奕。神采煥然。證婚人卽離婚人。一時感愧交集。瞬卽腦衝血裂。立仆於地。禍起不測。疾成不起。一世風流。終入離恨之天。禮堂瞬時人聲鼎沸。咸驚新娘之暴亡。不知此新娘卽與生前度賦此離之陸女也。蓋陸女任性揮霍。母又嗜烟喜賭。家道因以中落。陸女浪漫過甚。崇拜多角戀愛。於是惹醋捻酸。時掀風波。嬌嫩臉部。乃被人灑以硝鎚。頓損美姿。於是向之鍾情者。戀愛者。皆棄如敝屣。不來問津。陸女失戀之餘。又迫於生計。故只得往廠作工。以自贍。乃與洪締結。薦蘿也。世之好浪漫尙勢利之女。希以陸女爲前車。則幸甚矣。

■ 白骨留痕

夫以女子而執一國之政柄者。在西漢則有呂后。在唐則有武曩。在清則有慈禧。可謂鼎足而三。而宋之鄧曹諸太后。不與焉。迨攷我國歷史。國君新喪。太子

幼弱。於是母后垂簾聽政者。實爲數見不鮮之事。而嗣君已長。且非庸簡懦弱之輩。而太后貪戀政權。不肯撤簾歸政。爲之嗣君者。或因而自戕。終太后之世。嗣君未嘗有自主之一日者。則惟呂后武曌慈禧三人而已。此三子者。亦人傑矣哉。然彼三雌。雖足爲女性增光。揚眉吐氣。南面以臨天下。支配國政。此固百世之雄。其如好德不如好色哉。故率不能成大事。穢亂春宮。嗜色如命。何以師表萬姓。能不爲天下後世人所唾罵耶。然西后祕聞。尤能洋洋盈耳。不勝枚舉。淫史穢記。充斥坊間。要亦可以遺臭萬年矣。如西后者。誠可謂天下人傑。世間尤物。色量旺盛。絕代風流。其尤著者。厥惟渠與榮祿之一段情史。世人類能知之。慈禧得素女經之真傳。年華老大。容色未衰。而床第之間。更覺老當益壯。榮祿雖一介武夫。時有怯敵之意。芙蓉帳裏。常懸免戰之牌。翡翠衾中。虛度巫山之夢。故慈禧常喜呼爲老弱殘兵。其淫穢可以想見。不知身後曾幾何時。復演

絕代慘禍。殷鑒不遠。孽由自作。其非因果報應而何。曩年黨軍北伐。以戰勝餘威。直取故都。某帥率師東退。道出東陵。有某部譚師譚變。異想天開。率部冒天下之大不諱。作盜陵之舉。奪取珍寶無數。尤以慈禧之遺尸受辜最甚。因彼丘八之徒。誰非色中餓鬼。久仰慈禧風流之名。欲一瞻顏色。以寄癡思。及開慈禧墓。渠因珠寶珍物所護。顏色如生。少嫩如少艾。宛若春困方濃。沉醉不醒也。彼等復褪衣飾。膚凝如玉。露尸棺上。不蔽風雨。生前一代英雄。遺尸爲人玩弄。地下有知。抑當作何感想耶。盛衰之理。觀此可以明矣。然否運之來。方興未艾。復有一隊兵士。入內瞻覽遺容。後頓生不可思議之心。因聞人言。女子陰上。有一凸出之骨。厥名恥骨。可以測驗此婦生前貞淫。百試百驗。毫無一爽。近年生理學家。亦以試驗結果。認爲頗有學理根據。並非傳說無稽之談。要亦相當可信。生前閱歷一人。骨上卽有一顆黑點。閱人愈多。黑點則亦愈多。彼淫女娼婦。將